

当代书界需要真诚的精准批评

——王世国《当代书法评鉴》读后

■方孝坤 (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品评,可谓入木三分。作者从那些书家的具体作品入手,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解析、批评、鉴赏,专业、透彻、到位;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有书法史角度的比较,也有美学意义的探寻;既有书法点画线条的具体解析,也有创作动因的挖掘。而该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对名家创作得失进行清醒的评判,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毫不留情,仅此一点就是难能可贵。可以说,它是当代书法评论的一股清风,让书法评论回到真正的原点,健康发展,对当代书法的发展也善莫大焉。古人云:“隔靴搔痒弊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当代艺术需要真诚的第三方的精准批评,而不需要票友般的捧角。

该书最大特点就是批判性。“书法辣评”这一章收录了33篇文章,大部分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当代书坛乱象和不良习气。如《书法莫成鬼画符》《书法岂能玩的就是心跳》《当今书坛为何乱象丛生》等;也有一部分文章对书法的技法和创作提出警策和引导,如《临帖太像未必是好事》《没有笔法便不入流》《莫把败笔当妙笔》《没有气量难成书法

家》等;还有对当代书法的希望和期待,如《魏晋书法传统是纠正时弊的良药》《岭南篆刻呼唤领军人物》等。这些文章针砭书坛时弊,指出正确方向,寄予殷切希望,表达了一个评论家的责任和担当。其中两篇文章对当代书法的现状做了准确的解析,对书法的当代发展给出了有预见性的诠释:

《天然之美无法刻意求》指出,书法需要天然之美,“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古人早就说过艺术要道法自然,不事雕琢。而当代书法在书法展览的引导下,纵观那些入展获奖者,满眼都是对“二王”和展览评审专家的书风刻意模仿。更有甚者,一些书法家打出傅山“宁丑勿媚”的主张,追求“丑拙破败”书风,一时风靡全国。对此,《丑拙破败不是当今时代精神》分析指出:“傅山并不是倡导‘丑’或喜欢‘丑’,而是要超越美与丑,真切地表现对国破家亡、战祸不止的年代的一种怒与怨。他是用传统文人可能的方式表达对现实不满、对异族统治的抗拒。”所以,当代书家“刻意为丑,甚至以丑为美,那是对傅山本意的曲解”,更不能表现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

作者大声疾呼,要当代书家“紧跟时代步伐,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和正大气象的优秀作品,这样才能无愧于这个民族振兴的伟大时代。”作者之论,可谓振聋发聩。

作者是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书法评论家协会的领头人,他非常有担当,在繁忙公务之余,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中国历代书法家评述》《书法非常道》《中国书法家》等著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近年来,他又在报纸上开设专栏,发表了大量的书法评论文章,汇集而成《当代书法评鉴》,洋洋大观,可喜可贺。

王世国先生在积极从事书法创作的同时,进行书法研究,将方向定位书法家及经典作品研究,焕然成章,成绩斐然。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评论文章持之有据,解析透彻,“不虚美、不隐恶”,为当代书法评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我想,当代书法家若能经常翻阅这本书,一定会对其书法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王世国著《当代书法评鉴》,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当代书法的高度首先归之于书法教育体系的建构,其次是书法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如果将当代书法研究文章和著作的数量,跟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比较,肯定令人震惊。然而,数量却并不一定代表思想和学术的高度,何况许多人都是在故纸堆里寻找选题。对于热爱书法的读者来说,看到让人耳目一新的著述并不容易。最近,王世国先生的新著《当代书法评鉴》却令人欣喜。

该书是评价和鉴赏当代书法的著作,对当代书法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的

简牍书法是后世创作和审美的源泉

灿烂的书法文化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并为汉文字演变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自魏晋以来,简牍书法逐渐淡出,无论是古人书法作品或书论几乎是销声匿迹。直到清代末年和民国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简牍史料被逐渐发掘,方便今人有幸遇到了国之瑰宝。

无论是战国简还是秦汉简 都具有重要的书法学习价值

从当下书坛看,对简牍书法的理解、推广、运用、继承还很不够,特别是书法家远不如简牍理论家研究得深入。从艺术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说简牍书法的应用传承,可以解决书法审美历史的局限性和书法创作遇到的瓶颈。

要了解简牍书法,必须先要了解什么是简牍。

古人把超过一百字的长文写在简策上,不到百字短文写在木牍上。而大多数的官方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策、文章等都写在简策上。根据文章内容的不同分为:策、籍、簿、檄、榜、检、署、笺、札、椠等,可见古人的简牍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献内容。直至今日,有关书籍的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及写作方式等,依然承袭简牍的传统形式。

东汉时期的大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对“简牍”二字就有定论:“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断木为椠,拆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秦牍。”这段文字就把简牍说清楚了。

我们现在所说的简牍书法,其实包括两种书体的简牍书法,即:战国简牍与秦汉简牍两部分。两部分的书体不同,用笔方法与结字都不同,但它们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战国简牍有:楚、秦、晋、齐、燕、赵等,包括国力微小的中山国都有他们简牍文字。再细分的话,就楚简来说,可分:郭店、包山、望山等,

还有战国时期诸侯国的简牍不胜枚举;同样,在秦汉简牍中也有种类繁多的简牍书法,如:敦煌简、河间简、居延简、马王堆简、睡虎地简、银雀山简等。

秦汉简牍文字还包括书法史上称之为“古隶”的文字。八分前的隶书,是由战国简牍书法蜕变而来的,它是简牍书法的组成部分(如:天水放马滩简、敦煌简、居延简和西汉古隶的简文)。古隶字形与战国简牍篆书接近,是战国简牍文字向秦汉简牍文字的过渡文字,这种文字的笔法与篆书的笔法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是隶书的前身,所以它逐渐以“抽象笔画”取代“象形字”的结构,体现出“由繁到简”,“从表形到表意”的根本性发展。如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习字觚、河西简牍中的汉代古隶等资料的字形和用笔皆如此。因此,无论是战国简还是秦汉简牍,都具有重要的书法学习价值。

简牍书法率真天成,奔放洒脱 在草书中都有良好的继承

简牍书法开启了用毛笔写字之先河,与后世各种书体文字有着密切联系,在现代文字的各种书体中都蕴含着简牍书法的影子。

首先是简牍书法为隶书的面世奠定了基础。简牍文字书法中大部分古隶体是八分书的前身。古隶又是从金文演变而来,有篆书的用笔方法,但比篆书朴淳简率,并把平直笔画赋予了神采华美的装饰,其一波三折,婀娜多姿的身影体现了战国以后文字书法的寻美心境过程,为隶书的面世奠定基础。如:汉碑的《曹全》《史晨》《乙瑛》《礼器》等,能直接窥探到简牍书法的源头。

其次,草书的笔法及草法也受到简牍的深刻影响。简牍书法中的率真天成,奔放洒脱,那种不拘一格随心所欲的用笔,在草书中都有良好的继承。如郭店楚简那种向下垂画、大弯笔;里耶

秦简里的捺笔;敦煌简书中的竖画等,那放纵挥洒,有时会占领下个字或下数个字的空间,其纵情恣肆的面貌,章法的杂然隽美,在后世草书中便体现为“纵无列横无行”的洒脱变化。还要说明的是许多现代简化汉字就是传统的草书取法而来,在里耶秦简和敦煌简牍中随处可见,如“为、于、与、类、东、军……”等等。在楚简和秦汉简的笔意中我们还依稀看到多重横笔竖笔连写时出现的牵丝。另外,章草的笔法也借鉴了简牍书法。

行草书的笔法后世有很多取法简牍书法的,如米芾著名的《苕溪帖》就有与楚简的笔法很相似。

后世的楷书笔法在简牍书法中也可初见端倪。从敦煌简牍中随处可见楷书的用笔,如提按顿挫、转折、捺画。行笔中的调锋动作在简牍书法中就比较明确。在楚简、汉简中可以看到有的横画起笔处已经不作回锋状,而自然地由左上先右下斜向切入直接拖曳向左横出。同时笔画末端波势也逐渐收缩,这些都具有了后汉魏晋楷书的一些影子。

北宋时期大书法家米芾曾说:“河间简牍,乃法书之祖。”其实在米芾的时代只有少量的汉简可见,大批的战国简牍和秦汉简都是在近现代发掘的。足见米芾的识见之高。当代研究书法者是幸运之人,应倍加珍惜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

秦始皇统一六七个诸侯国后,实行“书统文,车同轨”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其“焚书坑儒”使六国的书籍文化(文字书法也不例外)遭到了灭顶之灾,除了掩埋在地下坟墓之外,后人是难以见到战国(除秦国外)简牍书法的。因而,古今许多书论家常以甲骨、青铜、石鼓文字为正统。这些文字遗存虽多,但均非日常书写之常态。只有简牍书写墨迹,才真实反映了当时汉字书写的体貌笔法。

(摘选自金成志《简牍书法是后世创作和审美的源泉》)



■河西简牍



■敦煌简牍

简牍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据史书记载,《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即说明商汤的祖先(也就是生活于夏朝的商国始祖)就已经使用简牍典册了,直到纸张的问世和大量使用简牍才淡出于世直至消亡,她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特别是为